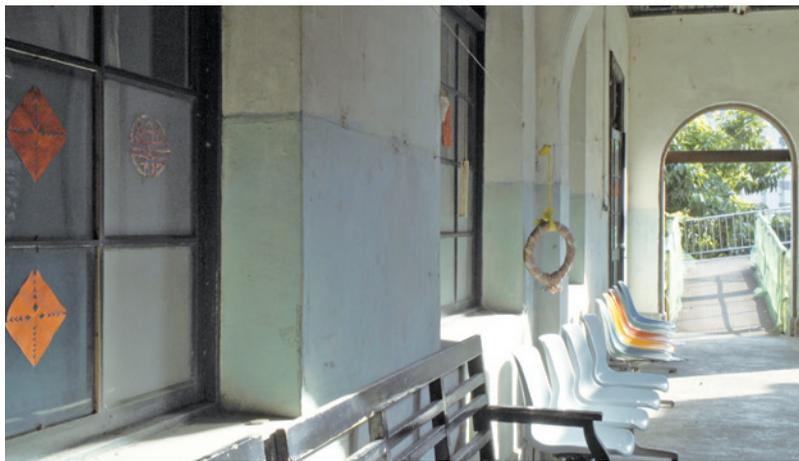

CHAPTER

3

蓬萊舍的
民主課



2018年9月午後，蓬萊舍走廊一景。（攝影／許雅婷）

蓬萊舍，是院民們口中的「一號」。
一九三〇年完工的第一批「患者住宅」，是三棟外觀、格局相同的平房，起初稱為一號、二號與三號，之後才命名為蓬萊舍、平安舍、福壽舍，但「一號」這個開院初期的稱呼，仍在院民口中繼續流傳著。不同於後來陸續增建融合了台灣三合院形式的房舍，這三棟房舍是仿西方文藝復興式的風格，厚實的水泥牆以「十三溝面磚」裝飾，有典雅的圓拱圈門與木製重鎚式窗戶，是日本殖民時期典型的公共建築，格局貫通、無隔間，最多約可居住二十五人。

過去二十年間，造訪過蓬萊舍的人應有超過上萬人，堪稱台灣社會運動的

民主基地。一幢「病棟」如何在捷運不斷逼遷、院方任由院區荒蕪的幾年之間，成為最生氣蓬勃、大小會議活動、訪客交流不斷的社會運動基地？而又是在國家斥鉅資整修的「漢生人權文化園區」裡，被強制淨空，鎖上大門？

蓬萊舍裡發生的種種故事，是我心裡的一堂「民主課」。

榻榻米上的攝影機

二〇〇五年，我剛來到樂生時，剛成立的樂生保留自救會還沒有固定的開會地點。有時就在組合屋的空地、有時在七星舍的庭院，開會常在戶外。院民坐在代步車上，學生們席地而坐或三三兩兩地站在一旁。

年中，新大樓完工後，院方也不再整理、維護舊院區，任其破敗荒蕪。短短一個夏天，舊院區裡半數的院民搬進了新大樓，空下來的院舍、房間留下匆匆離開的痕跡。當時，住在蓬萊舍裡的兩位院民也搬去了新大樓，留下了一屋子的凌亂。

直到今日，添陪阿伯還經常自豪地回顧這段往事。當時作為自救會會長，他向時任的黃龍德院長建議，與其任由蓬萊舍荒廢，不如讓自救會使用，讓聲援的學生、

社團，與國際友人有些地方歇息、喝水、談天。黃院長竟也答應了，蓬萊舍就在學生的整頓打理下，成了自救會的基地。

蓬萊舍和上方的平安舍長得一模一樣，座落在院區最核心的區域。一開始要去蓬萊舍開自救會時，我常會不小心走到平安舍，闖入住在裡頭的天正阿伯和潘萬進阿伯的家。金英阿姨當時幫忙照顧萬進阿伯，做些洗衣、曬衣等工作，因此，我們也滿常去平安舍，偶爾還在那裡借用廁所。開始去蓬萊舍開會時，偶有一種與平安舍空間重疊的錯亂感，剛整理好的蓬萊舍還很有住家的氣息與生活感，彷彿闖入了誰的家。

蓬萊舍裡，自救會與樂青把原來與窗戶垂直放置的床鋪，轉個方向、打橫排在窗邊，在中間放了兩張白色大長桌。病舍就搖身一變，成了會議室。窗邊的一排床鋪讓這個會議空間變得特別，那些幾十年的老床鋪床面高及髖部，下方是置物空間，床墊則是榻榻米。來開會的學生和聲援者們，常常很自然地雙手一撐，就坐在榻榻米上參與會議，床上也常堆著院民熱情招待的零食、飲料。

為何我對床鋪的細節有如此清晰的記憶呢？因為當時來蓬萊舍開會的人很多，水平拍攝總是無法拍到所有人，也拍不到擺在桌上的資料，我需要一個制高點。因

此，我常常爬到床鋪上，找架設攝影機的位置。

第一次跟著文章伯走進蓬萊舍開會，是為了拍攝《樂生活》。文章伯是自救會的委員，開會時鏡頭都對著他，鏡頭中的文章伯常不小心睡著，睡了又醒、醒後不久又會不小心睡著。透過他延伸看出去，我注意到自救會開會時有兩群人，一群人是由會長添培阿伯附近有一群院民總是熱烈討論著，對什麼事都很有看法見地；但另一群快要睡著的院民，身旁會有一些樂青圍著他們，向他們解釋現在的情勢，也常常塞食物給他們吃。

拍自救會開會久了，我逐漸發展出習慣的運鏡流程與方式。蓬萊舍座落在斜坡上，我總會拍大家騎著代步車，沿著斜坡緩緩轉進院舍的畫面。會議進行時，外頭的走廊上常人來人往，或坐或立，有人抽菸，有人閒聊，偶爾發生有趣的事，那也是我會想捕捉的畫面。蓬萊舍的生活感也來自於會議總被食物圍繞，許阿姨會在貞德舍為大家煮飯，會前可以去吃午餐，會後可以去吃晚餐，素鳳阿姨、呂阿伯、秀治阿姨、富子阿姨也都常常帶著好吃的食物來開會。

你一言我一語間，我聽見院民來自不同地方的鄉音，也有各自思考的風格與幽默感。再添阿伯的台語富感情、有煽動力也很犀利。湯祥明阿伯說話時，有點像一



2006年自救會與樂青討論捷運局提出的41.6%方案。
(攝影／許雅婷)

邊嚼著口香糖的感覺，但他的抽象思考的能力很強，繞得太遠或太抽象時，添培阿伯會幫他再解釋一次。副會長呂德昌阿伯常拿著攝影機，嗓門很大。而每當大家情緒激動的時候，富子阿姨會用溫暖的語調提醒大家說：「要感謝學生。」她總希望大家能用溫和與愛的方式，表達訴求。

蓬萊舍對許多聲援者來說，是一個開放與草根的民主空間，那裡永遠有食物、水果、飲料，可以看到大家互相照顧。雖然是生產政治行動的重要基地，但也是個很輕鬆、溫暖的場所。所以，每當我想到蓬萊舍，浮上心頭的不是正式會議的氣氛，或高昂的精神堡壘嚴肅形象，而是每一個人不同表情的臉龐與淡淡的菸味，親密的氣氛與愉快的時光。

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在捷運局提出「百分之四十一點六」保留方案後的一場會議。當天大家一起看著圖，試著理解拆遷的範圍。當大家恍然大悟這個方案的保留範圍根本非常小，以致大部分院民都還是會被迫遷時，都生氣了起來。這個方案，就連文章伯家所在的新生舍都可能保不住。當時我用很生動的方式跟文章伯解釋說：「如果是百分四十趴，你家的門一打開，哇，就是捷運軌道，然後你就滑下去囉！」討論過後，大家集體否決這個方案，繼續抗爭。

自救會院民後來成立了正式的社團法人——愛地芽協會台灣分會，加強國際連結跟代表性，也依法定期改選。蓬萊舍的會議，也經歷過「女會長」的時期，年輕時就經常照顧患友的藍彩雲阿姨，曾擔任六年的會長。我記得二〇〇五年那段時間，開會的時候她多數都是安靜地聽，默默點頭，很少發言。但當我二〇一七年再回樂生拍攝時，發現她變了，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領袖。她當會長時，添培阿伯還是有「榮譽會長」身分的意見領袖，但他很尊重「現任會長」，總是先請她發言。藍阿姨說起話來，簡短有力、不囉唆，很尊重群體的意見。開會時，她常跟富子阿姨倚靠在一起，兩個人交頭接耳，互相換資訊。添培阿伯發言時，藍阿姨常常笑咪咪地點頭附和，看起來很可愛。

但是另一方面，面對該堅持的主張，她不會退讓，很有霸氣。我記得，院方曾以新冠肺炎疫情管制出入車輛為由，要求所有院民在代步車貼上追蹤晶片。藍阿姨斷然拒絕：「我們不是犯人！」她擔任會長那些年，正是樂生舊院區房舍群一一進行修復，也是衝突最激烈的時刻，她常承受很多來自院方的壓力，蓬萊舍的迫遷也是她肩頭上最重的壓力。不論是金英阿姨的搬遷、平安舍與蓬萊舍的清空，藍阿姨都會遠遠地監督著。那陣子，她眉頭沒有鬆下來過。

在藍阿姨擔任會長之前，是添培阿伯的太太、雲明阿姨擔任會長。她比較年輕，手腳後遺症也較輕微，過去也曾



2018年夏，自救會在衛福部長來訪前的準備會議。（攝影／許雅婷）

外出工作好幾年。擔任會長時常常代表愛地芽參加國際會議，日本、韓國、美國、歐洲等四處跑，可說是最有國際觀的會長。

後來，由於園區計畫工程與房舍修復，院民又開始面臨新一波的搬遷，本來不常來開會的人，萬進阿伯、文智阿伯與四郎阿伯等，也漸漸地會來蓬萊舍參與，以跟上園區修復的變化。

萬進阿伯本來不太出席對外活動，他是一位細心而有些害羞的阿伯，總是默默支持，也很少在公開場合說話。他總會觀察很久，才決定要不要與人進一步建立關係。我想萬進阿伯也許觀察了我有十年之久，才會願意跟我多說一些話。依我的觀察，他改變的契機，可能是宛蓉、黃淥主辦的「親子藝術工作坊」中，參加者們一起創作、演出「小小的故事」這個活動。主角「小小」其實就是指小時候的萬進阿伯，這個活動以他的故事為中心，大人、小朋友透過角色扮演，演出他兒時入院孤單落寞的心境，以及長大後刻意去到很遠的地方、賣小雞維生的情景。萬進阿伯看完演出後，用台語笑著說：「我覺得很心適啊！」後來，萬進阿伯就比較常出席活動與行動，也更積極地參與蓬萊舍的自救會會議。

當然，蓬萊舍也是一個會發生爭執的地方，「付出的多或少」常常是爭端的起

點。例如金英阿姨常自掏腰包，為抗爭的學生送便當，又或者雲明阿姨出國開會時，也會自掏腰包出機票與住宿費等。所以每當比較誰對運動的貢獻多寡時，大家都會很容易感到受傷，因為每個人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在為樂生保留運動付出。

自主有機的運動博物館

蓬萊舍是個由自救會院民自主管理的空間，也是一個與來自四面八方聲援者，建立深刻連結與親密關係的所在。透過蓬萊舍，封閉的樂生院對外伸出歡迎之手，樂生院民的生命也宛如藉此向外開枝散葉。

蓬萊舍的鑰匙由茆萬枝阿伯保管，來到樂生都要找茆阿伯開門。但事實上，最常發生的情況是，一踏入樂生院，就會被不知從哪裡蹦出來的茆阿伯找到，帶去蓬萊舍。茆阿伯入院時間較晚，三十多歲時才確診，從高雄診所轉到樂生院，他從小就四處打零工，多才多藝。夏天時，也會為學生們準備冰涼的雪花凍，是蓬萊舍的最佳守護者。住在組合屋的再添阿伯，也常常會從窗戶望向舊院區，如果發現蓬萊舍的燈亮了，就會立刻上來看看有沒有學生，買食物買飲料請大家吃。若事先跟他

說有訪客或活動，他還會到捷運站出口等候，為來人帶路，從山腳下走上曲折的道路到蓬萊舍。行經樂生橋時，他會停下代步車，解說「明挖覆蓋」的大平台的原理與意義。

隨著保留運動的發展，蓬萊舍的陳設也越來越國際化，走廊這一側的窗戶上方高掛著一幅大布條，寫著「支持樂生抵抗清拆，香港 HK」，是關注香港天星碼頭、皇后碼頭的朋友留下。一進門右手邊牆面上貼著「漢殤：捍衛人權永保樂生」海報，留下許多人的簽名連署，標明「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五日」日期，仔細一看，還找到當時擔任衛生署副署長「陳時中」的簽名。靠著大樹的那一面窗邊，也有來自韓國聲援樂生反拆遷的標語、日本和平船訪問的紀念照、法國留學生擁抱反迫遷的海報。牆上的海報、布條、連署書等隨著歲月愈來愈多，堪稱是全球反迫遷的民主牆。

圓拱圈門洞後方是一個較小的空間，可以彈性運用。通常是存放物品，有很多小孩子的玩具，積木、小車子、皮球、繪本等等，述說著另一段運動的記憶，那是「樂生社區學校」留下來的物品。二〇〇七年起，樂青為了加強與新莊在地的連結，舉辦「樂生兒童營」、「樂生社區學校」，課程包羅萬象，從吉他、爵士舞、電影、



2005年，自救會會議後，自救會與樂青在媒體前合唱〈弱勢者戰歌〉。
(攝影／許雅婷)

他的老化跡象是重聽。

再添阿伯跟添培阿伯仍是自救會的意見領袖，他們兩人開會時會坐在會議桌最前面，距離單槍與螢幕最近之處。學生以簡報投影報告或播放影片時，常常不確定他是不是聽得到。

開會時，添培阿伯會拍一拍再添阿伯的肩膀，大聲叫喚：「再添啊！」要他發言。奇妙的是，重聽的再添阿伯，發言卻都非常切題與關鍵，彷彿在那個嗡嗡世界裡的他，還是能夠透過模糊的聲音，以及眼睛所觀察到的細節，用敏銳的感知力，接收到事件的連結跟討論的頻率，在運動中跟大家同步思考。

印象深刻的一次，是大家在討論陸橋案現況，陷入了僵局，不知該如何突破時，再添阿伯突然開口：「我們舊院區照護人員不足，你

武術、作文、繪畫、戲劇、語言、親子共玩等等，也有認識樂生空間的建築課、向院民學習象棋的棋藝課，甚至延伸出家長自發組成的「社區工作隊」，有數百人曾參與其中。也看得到大蛇隊留下的工具箱，「大蛇隊」是樂青組織的志工隊，在捷運機廠工程大規模開挖造成走山危機的那幾年，每週在樂生院挨家挨戶測量牆上與地面裂縫，自力監控地層的穩定性。所有來到樂生的志工夥伴，幾乎都會先在蓬萊舍集合，再一起開始進行活動或任務。那裡是運動的家，而家具，就是從過去到現在留下來記憶資產與實用物件。

在我眼中，蓬萊舍本身就是一個活的運動紀念館，毋需修建，就已經穩固地存在。可惜，在政府的眼中，並非如此。

重聽，重點的聽

院民年紀越來越大，各自隨著老化發展出能讓自己繼續參與會議的方式。當我再回樂生拍攝時，核心成員呂阿伯、湯阿伯都已經去世，曾經被喚作「地下院長」的風雲人物再添阿伯也已經八十多歲了。

們知道嗎？那一些照護人員都是臨時工。」這句話讓大家從僵局中醒過來，注意到，也應該要對醫療照顧的品質有所監督。如大夢初醒，再添伯為大家點出了長期忽視的盲點，也成了當下可以重新對焦的議程。

我在一旁忍不住在心底「哇」地驚嘆，心想，平常我跟你講話那麼大聲，你都說聽不到，現在開會，聲音那麼亂，為什麼又好像聽得到了？這樣的疑惑，每一個樂青都有，大家都會問：「阿添伯到底是聽得到還是聽不到啊？有時候覺得他聽不到，但為什麼關鍵時候，又覺得他什麼都聽得到呢？」

他社運生命的睿智與滄桑濃縮在《大風之島》裡，他在蓬萊舍說的那一句：「風光也要笑，潦倒也要笑」不知讓多少人落淚。

那一天是樂生的春酒，大家特別把臥病在床許久的再添伯請回來蓬萊舍歡聚。活動結束後，大家一面收拾打掃，一面要把他用輪椅推回新大樓。就在那一瞬間，他突然轉過身來面對著我的鏡頭，彷彿要以最後的演說，跟現在與未來的許許多多人總結自己的一生。

即便已重聽，卻依然對周邊人事物的動態極為敏感，所有的樂生院民中，只有再添伯有這個能力，把握住那個歷史的契機，演出了氣勢磅礴的下台一鞠躬。

沒水沒電的日子

隨著院民逐漸年老、過世，也隨著院方必須要在年限內將修復院區的經費執行完畢，二〇二〇年後，當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世界時，蓬萊舍逐漸變成了院方、院民與樂青的戰場。

二〇二一年二月，無預警地，一張「非續住區禁止進入公告」貼在蓬萊舍和其他非續住區房舍，拉開一場蓬萊舍保衛戰。

「不相信會失去蓬萊舍」的信念，使得已經八、九十歲的院民又回到過去抗爭的狀態。自救會與樂青再次面臨跟二〇〇五年時類似的問題：「究



2021年12月愛地芽協會台灣分會（即樂生保留自救會的正式立案名稱）於切斷水電的蓬萊舍進行理監事改選。（攝影／許雅婷）

竟樂生院的房舍修復過程，政府是否尊重院民？是否有適當的配套措施？」而將蓬萊舍的危機與其他院舍、院民遇到的困境放在一起，進行陳情抗議，其中包含舊院區的醫療中心被關閉，金英阿姨居住的大浴室面臨迫遷，還有多年展覽茆阿伯手作王字型建築模型的平安舍空間被強制淨空。

兩個月後，蓬萊舍因施工失誤意外被切斷電力，院方甚至擅自將蓬萊舍的門鎖敲掉換鎖。自救會與樂青立即前往行政院陳情抗議，並集體決議繼續在蓬萊舍進行會議，於是替換回自己的門鎖，在沒水沒電的蓬萊舍活動。

那段期間，大批的工程人員與機具陸續進駐，工程廠商使用空置的房舍作為臨時辦公室，整個舊院區幾乎成為巨大的工區，不同包案的廠商架起自己的圍籬，各自為政。踏入樂生院，如同進入圍籬的國度，在院區行駛的大型機具，使得原本老舊的柏油路面更加破損不平；原本在道路旁的防護柵欄，也為了配合工程一一移除。院民在舊院區中，連日常騎代步車看病換藥或訪友，都有翻車的危險。住在怡園的藍阿姨，索性連週日的教會禮拜都不去了。

如此大的生活侵擾，若是在外頭，肯定是要透過民代開說明會來跟大家解說，搜集意見，並儘可能減少干擾。然而在樂生院內，相關會議上，提了也不見得會有

回應。以至於演變到一種，院區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樂青與自救會都得透過立委從立法院施壓，才能了解詳細資訊與表達意見。

《大風之島》中那一段在蓬萊舍舉行，由時任立委洪申翰主持的協調會，充分表現出這件事情的荒謬。洪申翰在大學時期也是樂青成員，離開學校後投入反核運動，後來成為不分區立委。那場會議上，可以清楚地看見衛福部將所有的執行責任推給樂生療養院。而樂生院作為一間公立地區醫院，是否真的有能力承擔將近十一億的經費，並妥善執行這個涉及醫療照護、文資修復、尊嚴恢復的龐大計畫呢？

讓眾人大吃一驚的是，口罩拉得高高的院長，低著頭，幾乎是嘟囔著說出對蓬萊舍的修復規劃：「將來是做成三間套房！」

沒有人知道這個「將來」是由誰決定的，立委當場詢問院長是否知道行政院核定的「樂生園區整體發展計畫」，是將蓬萊舍規劃為「樂生保存運動紀念館」？眾人譁然，而院方的主管機關，醫管會副執行長沒有任何表示，只有臉色凝重，離去前說，再以公文回覆。

那次協調會後，院民是受到鼓舞的。協調會上二來一往，指出院方真正的錯誤，

看到他們「臉部」僵硬的表情，有院民開心的說：「我們太厲害了，我們說的話，就像用一根手指頭就可以把他們推倒！」那可愛的神情，我到現在都還記得。

「這是太平間」！

隨著全台灣疫情升溫，我也從每個月兩三次的拍攝，縮減為每個月一次或是兩三個月一次。樂青也在二〇二二年三月組成巡守隊，以蓬萊舍為基地，監督與看顧整個園區。

所謂「巡守隊」，也就是年輕的樂青宗翰、沛璇等幾個人，有時我也加入。時常，一整天只有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蓬萊舍，阿公阿媽偶爾來探望，有時金英阿姨跑來報告最近院區發生什麼事情，與二〇〇七年的緊繃氣氛不同，更像是社區服務站。但也並非都平靜無波，院方職員常拿著手機與攝影機前來搜證樂青與院民的「非法佔用」，被阿公阿媽制止後，非但沒有停止，甚至回罵嗆聲，雙方偶爾會爆發口角衝突。

蓬萊舍的爭議在彼此都極為尷尬與難堪的狀態持續了近半年，直到有一天，工

程人員無預警地將蓬萊舍重要的物件都搬到了組合屋。情勢緊急，沛璇聯繫了十幾名學生到場阻擋工程人員。而為了避免衝突波及院民，樂青請添培阿伯、藍阿姨等自救會院民在蓬萊舍外面看著就好。

這些自救會的成員都已八、九十歲，藍阿姨心急如焚，添培阿伯在一旁要她注意自己的身體，安慰她：「立委有在關心，不會有事情的。」

衝突讓搬運得以暫停，文物沒有被全數清空，為協商留下些許籌碼。洪申翰再次以立委身份介入協調，讓院方提出兩個替代蓬萊舍的方案。兩個替代的空間都坐落在王字型建築群中。

協調與勘查替代方案是在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九日。當天，洪申翰立委邀請衛福部醫管會副執行長林三齊一同前來。一早，自救會、院方、立委三組人馬共二、三十人在蓬萊舍外面集合，浩浩蕩蕩前往王字型建築。當時，王字型建築已經大致重建、修復完成了，但四周環境還是工地狀態，道路顛簸不平，阿公阿媽的代步車上上下下頗為辛苦。

抵達的第一個地點是個很小的房間，我驚訝地發現進入房間雖然有一「無障礙通道」，但因通道寬度太窄，騎著代步車的院民要倒車好幾次才繞得進去，就在我忙著



2022年9月眾人於王字型第二進重病房外，等待院方職員回新大樓尋找鑰匙。（攝影／許雅婷）

拍攝這個連「無障礙空間都成為另一種障礙，院民得花很長的時間才進得了房門」的荒謬場景時，金英阿姨突然在我口袋裡放了一片葉子：「這裡是太平間，不吉利，進去前要先放這個，出來要丟掉。」我一抬頭才發現，原來我站在以前的太平間裡頭。

我當時感受到滿滿的惡意。藍阿姨唸著：「他們帶我們一直繞一直繞，我以為要繞去哪裡，結果是，太平間！」在狹小的空間裡，眾人沈默一片死寂。每個人都拿起手機鏡頭對著對方錄影，其中一人還手持家用攝影機拍攝，現場像是鏡頭大軍的戰爭，氣氛非常凝重。立委率先打破沈默，提議「一邊一台」，



2022年9月眾人前往王字型建築群場勘蓬萊舍的替代空間。（攝影／許雅婷）



2022年9月，院民在院方提出的替代空間選項之一，太平間。（攝影／許雅婷）

我立刻舉手：「我來！你們都不用拍！」院長也接著說，他們要拍攝「工程」紀錄片，所以他們也要拍。

沒有人會想在太平間裡開會，選項立刻被否決。一行人前往另一個替代選項，那是座落在王字型建築第二進的從前的「重病房」。當眾人終於到了門口，手術室的門卻深鎖著，沒有一個院方職員有鑰匙。

一群人只好站在門口乾等，等待的期間，添培阿伯一時興起，向在場眾人導覽房舍的歷史：「這裡是第二進，以前是做什麼用途、放了什麼……」，金英阿姨到處巡視，一面說：「好久沒來了，現在都漆成白白的。」藍阿姨則臉色凝重，因為剛剛的太平間之行，讓她真的生氣了，她憤懣地說：「蓬萊舍離我們住的地方這麼近不給我們使用，給我們這麼遠的地方，還太平間，我什麼都不要，我只要蓬萊舍！」素鳳阿姨、茆阿伯則看上去一臉無奈，不停地嘆氣。等了約莫半小時，鑰匙依舊沒有出現，院長只好親自動身去找。

又等了一陣，「找到了！」院長手持鑰匙回來，我的攝影機捕捉到那個英雄抵達的荒謬時刻。

進到「重病房」，人分成兩群，自救會一邊，院方一邊，對立的氣氛很濃。洪委員在中間負責協調，討論蓬萊舍淨空的時間與方式，過程中有擦槍走火的時刻，有位院方職員一度情緒激動大喊：「我都做不好！副執行長把我辭掉了！」又有一位不認識的中年男子突然跳出來說：「我也是民眾，我反對他們（指著自救會）！」

最終，院方拒絕與自救會共同管理鑰匙，自救會勉為其難地同意將重病房作為暫時存放蓬萊舍文物的倉庫。

「高潮」沒有發生

真正失去蓬萊舍的日子是「太平間與重病房之行」的兩個月後，十一月二十八日。我曾想像過，那一天的到來會是什麼場景。在我心裡，當天應該會是壯烈的，幾十名學生擋著圍欄，與強勢的警察對立，推擠裡的人群大喊「捍衛民主，守住蓬萊」，如同我所錯過的那場貞德舍戰役。

而真正到來時，現場卻是靜悄悄地，記憶也模模糊糊。

只記得那日有難得的冬陽，陽光從斷枝的縫隙中撒下，圍籬間的道路看起來特別窄，搬家車輛佔滿了整個道路。工程人員敲開圍籬，刺耳的聲音打破了寂靜。沛



2022年11月28日蓬萊舍被強制清空。(攝影／許雅婷)

璇、宗翰與他們的朋友，三三兩兩地在圍籬外，大家不發一語，只是默默地互相傳遞工程人員給的安全帽。

無奈，是現場唯一的形容詞。

封鎖後的蓬萊舍特別陌生，熟悉的廊道堆滿工程的水泥，像是撲上灰沉沉一片霧。「這或許是最後一次拍攝蓬萊舍了……」我心想。

這次我要怎麼拍攝呢？我架好腳架，讓時間自己說話。

工程人員、院方工作人員在旁監督，樂青安靜地搬運著蓬萊舍的文物，人很少，速度特別慢，於是我多了很多時間對這個空間說說話。記得二〇〇五年第一次訪談，是在走廊遇到富子阿姨，她輕輕唱歌，我當時還聽不懂台語，只記得歌聲很柔和。也想起，自救會與樂青一起唱著「弱勢者戰歌」、並肩支持彼此的身影。此時，彷彿能聽見二〇一七年剛回來樂生，一走進自救會會議，大家親切地問候我，好久不見！

「好久不見！」我們還能相見嗎？我架了腳架用長鏡頭拍蓬萊舍的走廊，自己走進鏡頭中，抬頭看它的屋頂、窗櫺。我要與你暫時說再見了，我們會再相見，跟你說聲「好久不見」嗎？

淚水把口罩弄濕了，我很少這麼感性，今天竟是对著一個房舍。那裡頭有多少

我的青春記憶。某次行動劇所做的陳水扁跟呂秀蓮頭罩放在桌上、二〇〇七年製作的台灣公共衛生犧牲者紀念碑倚在桌邊，地上有著黑手那卡西留在蓬萊舍的吉他、大圖輸出遊行時六步一跪苦行的照片，這些代表大家汗水與淚水的東西，被一捆捆當作垃圾棄置一旁。我用鏡頭把它們拍攝下來，一件、一件地拍著。

此時，我意識到站在觀眾的立場，他們肯定會很納悶：「在感傷什麼啊？不過就是修房子，修好後，就能擺回來呀！」於是，我問宗翰：「我們在幹嘛？」

宗翰說：「因為要蓬萊舍修繕屋頂，院方要求我們清空，先把東西搬到重病房。」

我問：「所以院方有給自救會鑰匙嗎？」

宗翰：「還在談。」

我問：「那我們什麼時候能回來？」

宗翰：「還不知道。」

這就是我當天跟宗翰唯一的對話，空洞而無力。剪輯時，我聽了上百次，除了那天陽光很美之外，我剪不出任何悲傷的心情，我們明明正在經歷一個巨大的失去，卻又彷彿，什麼都沒有發生。

後來宗翰告訴我，他的心情就像是宸皓也有過的：「悶悶的。」你知道有些東西回不來了，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做錯了什麼？

藍阿姨在蓬萊舍外遠遠地看著，心疼學生們搬著重物，一面嘆氣。

我問她：「怎麼只有你？」

藍阿姨說：「他們都在重病房，點東西。」

第一批搬家車輛開走了，把東西運去重病房，藍阿姨騎著代步車跟在其後。我回到蓬萊舍，拍不到什麼東西。只看到工程人員進來，面對著蓬萊舍日治時代的老磚讚嘆著。

「這個磚日本時代做的，很硬、很強。」

「但老化了。」

「這個，你看 T R……」他敲了敲石磚。

這個鏡頭，我跟剪輯助理反覆看了許多次，我問：「他是說『脆脆』嗎？」我心想老化的石磚是否隱喻著，院民曾經強壯，現在只是老了，比較容易碎掉。助理說：「不是，他是說 T R 的。」那是「台灣煉瓦」(Taiwan Renga) 的縮寫，日治時期製造磚、瓦的一家公司。這是一個品牌，這裡沒有隱喻。

在做《大風之島》剪輯時，我很想把內心中蓬萊舍的結局剪出來，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樣的情緒，沒有悲壯，是蒼涼嗎？但，畫面裡什麼都沒有？無論我多麼努力地想讓觀眾進入到我的內心世界，跟隨我的情感與目光觀看這些物件，畫面卻看起來都是空洞無力。最後，我選擇把金英阿姨搬遷的事件，跟蓬萊舍平行剪輯，一靜一動，一滿一空，都是舊院區修復工程帶來巨大傷害。

我始終不敢相信，我們已經失去蓬萊舍了。

三年後的今日，蓬萊舍已經修繕完畢，白白淨淨，空無一物。在《大風之島》得到台北電影節大獎的隔天，我帶著大家回蓬萊舍「慶功」。這是我預先就決定好的。得不得獎，我們都要回蓬萊舍慶功。

CHAPTER

4

攝影機
迷霧裡的



2022年11月28日蓬萊舍被強制清空。(攝影／許雅婷)

和院方租借蓬萊舍的過程，讓我明白院方沒有要把蓬萊舍還給自救會，而是用各種程序與法令來刁難。我自己電影公司的名義代替自救會把這個「程序」一「走一遍」，既繁複，又昂貴。

在這堂「民主課」中，我學會了，原來要那麼大聲吵鬧，才能有微小的獲得，而巨大的失去竟可以如此安靜。真正重回蓬萊舍，不知得要繼續發出多大的聲音？